

宣威土八碗 □ 李学彦

在宣威美食中,当数火腿和“土八碗”最出名。自泰开五尺道以来,号称入滇锁钥的南蛮之地宣威,便打开了连接边疆与内地、地方与中央的大门。从此,朝廷大员、商贾名流、文人雅士,在岁月的马蹄声中,在南宾北客跳动的舌尖上,带走了边关明月,也带来了八珍美食。乌蒙山区素朴的饭桌上,便出现了八大碗之说。

岁月依序更迭,不知不觉间,宣威人把八大碗喊成了土八碗,一个土字,绘出了宣威的山形地貌,道出了宣威的农耕文明,也表明了宣威人的朴素与谦逊。

所谓“土”,就是八大碗中的菜品全部出自宣威本土,自家物产,土生土长。农民一辈子,大山就是家,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是农村人的天命。

所谓“八”,一曰吉祥,“八”谐音“发”,发财,发达,发展之良好寓意;二曰富足,八数为双,摆上八仙方桌,四面通达,八方来财,更暗喻神话故事里神通广大之八仙,以示尊客。

菜以碗装,不以盘、盏、碟之巧具。上菜时,腰系围裙,臂戴袖套,肩上或搭一手扶子(毛巾)的两个厨人过来,一人弓身端着方盘,一人笑盈盈地“上菜上菜”,迅速地把方盘里的菜碗,一碗一碗地放到客人围坐的桌上,热气腾腾的菜品依次摆上饭桌,适才谈笑风生的客人见到美食,垂涎欲滴,便展开了美食佐谈下的新一轮笑闹。

且看菜品——

扣角花。鲜花包围起来的一坨,一箸下去,就挑开了一幅春天的风景,那满山遍野的角花啊,纷纷扬扬,散在碗中,咬一口,合着肉的香味,家乡的春光山水,就入了心肺,暖了胃肠。

扣白菜。精选白菜,去除菜根,但留菜蒂,竖切多份,夹进肉末。那极素与极荤混搭出的极致,香甜可口,由俭入奢的生活哲理,让人回味无穷。

扣树胡。老树上的胡子,在夏天的林子里垂挂着,不经意间,它成了饭桌上的佳肴。洗净后的树胡子,粘在肉圆上,蒸熟了,便是美味,那极富口感的树胡子,绿色生态,稀有奇特,如耄耋老人的美髯,包含了健康、长寿之意。

扣蛋卷。一个鸡蛋搅散,倒进铁锅摊烙成薄

饼,铺上砧板,把肉末均匀地抹在饼上,卷起来,以刀断成寸长。这金黄一卷,辅以五香之肉,其魅力,便是一想也生馋涎。

秋天来了,万物皆丰。

扣百合来了。百合花开的时候,就暗示了一场盛事的绽放。百合堪称君子,花开美艳,香远益清。有阳光的日子,萦绕她的蜜蜂嗡嗡不息。她的果实浑圆而洁白,是躲在大地里的珍珠。收获的时候,一锄下去,珍珠翻滚,入了双眼,美了心肝。百合以瓣抱成个,一瓣瓣掰开洗净,捏一小坨鲜肉,又一瓣瓣合拢捏紧。百合微苦,略甜,中医入药,有清肺润燥之功,好看好吃还可治病,又寓意百年好合之美意。

韭菜根垫伏在泥土里,把一茬茬韭菜供给国主。它是蔬菜中的章鱼,白嫩的根系散出特有的清香,夹一坨肉在它的根部,捏紧,一番厨艺加工,就潇洒上桌了。

千张肉是滇菜中通常的一道,但宣威的乌金猪与众不同。每年冬至后,选上好的五花肉,经刮洗、烙皮、切片等手法,辅以蜂蜜、老抽、料酒、葱姜,再以特有的腌菜垫底,直到从热气腾腾的蒸笼里取出来,上桌……那种金色的红润,肥瘦相间的诱人品相,佐以米饭,扒上一口,会使人惊呼销魂。

八宝饭是甜品,八种果干镌在糯米之上,犹如玉山嵌宝,用糖汁淋在周围,似可观而不可亵玩,入口一勺,生活的甜蜜立刻在身心荡漾开来。

八碗菜全生,或半生熟,铺在碗底,大火猛蒸。取菜时,用更大的另外一只碗翻转,这一翻,便是扣,一个圆形小山包的形状就呈现出来了。一蒸,二扣,两道工序后的菜品,便是所谓的扣菜。扣菜,是宣威人家置酒宴请的盛事烟火,也是上至宾馆酒楼,下至乡村里巷、灶台厨间最隆重的道场。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无论遇上哪一场喜事,八大碗的仪式都会隆重地一次次上演。这眼福、口福之幸,一代代地传承、一场场地温暖着这块土地的生民。新春将至,又到了宣威土八碗风光的日子。



虎娃迎春 周文静 摄

餐桌上的人间气象 □ 王太生

春节的餐桌,绿肥红瘦。风、云、雨、雪、雾的人间气象,让这块方圆之地,情感凝重,泛起了白霜。在这样的地点,有亲人和朋友山重水复的久别重逢,家乡饭菜的冷暖,以及“胃”知的乡愁。

那年,二伯一家从济南来。大年初二,许多饭店尚未开门营业,父亲东跑西问,好不容易找了一家小酒店,订了大堂餐桌,早早地赶到,坐在那儿等候。

车多,路堵。当晚二伯姗姗来迟,餐桌上,一见秧草烧河蚌、野菜炸春卷、韭菜炒螺蛳头、青菜狮子头……熟悉的美食气息,让味蕾打开了记忆。二伯老了,人在北方,老是念叨着家乡淮扬菜。虽然父亲每次买了十几斤干爽的青菜,择干净了,用快递寄去,二伯在电话里总是唠叨,还是长江岸边,露天打霜的青菜好吃。

一个87岁的老人,在橙黄的灯光下,满头银丝,有些激动。离开家几十年了,乡音犹在,口味不改,住在济南城里,总是怀念故土田野上的那一棵露天青菜。

有人说,美食对于一个人,似乎是凝结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享受——古朴的食材承载着血脉之间的取舍关联,它承载的不仅是味蕾上的感官刺激,更是灵魂深处的涤荡和牵引。乡音跟味觉,代表故乡,总是熟悉而顽固。

时空阻隔的亲情,因为一张春节的餐桌,而山水相逢,父辈根,同辈情,水乳交融。一跨入过年的门槛,腊月里的所有日子,好像都是在为餐桌上的相聚作预约,等候一场亲情的大雪。

除夕夜,如果不能赶回家中,滞留在驿旅上,一个人的餐桌多少显得清冷和孤寂。

唐代诗人欧阳詹,除夕夜落脚在长安客栈。他在诗中吟:“虚牖传寒柝,孤灯照绝编。谁应问穷辙,泣尽更潸然。”听着巡夜人敲更的木梆声,潸然泪下。可以想见,旅人的餐桌,孤灯寂影,郁郁寡欢,伤感失落。

春节的餐桌,是一碗人间烟火。

在梁实秋眼里,“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锅子、罐子、盆子里。”

林语堂一语道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春节的餐桌,就是吃父母做的饭菜。

亲人围坐,欢声与笑语,白发与青丝。头顶天幕上,有微风、阳光;喜笑盈盈,祝福和问好,一派欢乐祥和的人间气象。

春联里的生活变迁 □ 艾科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农历新年到来,父亲就会备好笔墨纸砚,连续多日为父老乡亲书写春联。身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中生,父亲一直被村民视为满腹经纶的“秀才”,他不但兼具教师、兽医和农民的三重身份,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

热情的母亲会在农历新年前夕备好瓜子和茶水,招待带着红纸前来请父亲书写春联的村民,即便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但他们还是会一边喝茶,一边一丝不苟地告诉父亲他们家中门、床、水井、板车、粮囤、猪圈、牛棚和鸡鸭鹅舍的情况。父亲会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等乡民丢下红纸走后再按照记录的要求书写春联。

在我的少年时代,乡民对于春联的重视程度是当代青年无法想象的,他们家中几乎所有的物件上都会贴上春联讨喜。父亲也会根据乡民在村里的辈分、年龄、身份等,从那本泛黄的《春联大全》里挑选适合的句子书写。除了参照《春联大全》,父亲还会别出心裁地自编或引用一些饱含祝福与时代气息的句子进行书写——倘若对方是德高望重的耄耋老者,他会写上“身体健康年年好,子孙满堂岁岁安”;要是对方与父亲同龄同辈,他会写上“科学种田致富,勤劳孝亲发家”;如果对方是刚刚分家单过的年轻夫妻,他会选择诸如“优生花红结硕果,春风柳绿艳阳天”,抑或“少生优生春风暖,致富发家火样红”的句子进行书写。

无春联,不过年。在纯朴宁谧的乡村,贴春联

成为过年当天的“头等大事”。除夕的清晨,各家的女人们早早地就用开水烫好了面糊糊,男人们先用清水洗掉门板上的旧春联,然后再将面糊糊涂抹在门板之上,最后把新写的春联贴好,做好这些之后才开始真正的辞旧迎新。除夕清晨就把春联贴好,既能体现勤劳持家,亦能规避债主上门,是一举多得的美事,此说实非夸张。

在故乡,债主通常都会在过年的节点上讨要钱款,我家也不例外。父亲做兽医时,给十里八乡的禽畜治病大都采取记账的方式,方便村民年底结算,很多村民因为穷困或忙碌而无法及时还款,父亲又因书写春联抽不开身,所以他就会让我拿着账本逐家讨债。父亲一再告诫我说,讨债归讨债,如果人家的春联已经贴好,那就别去“叨扰”了,这是规矩。我不明所以地点头,并严格按照他的叮嘱行事,结果我十之八九都吃了“闭门羹”,但更大程度上保证了欠债村民的体面。春联除了能够迎新纳福趋利避害,其间还渗透着朴素澄澈的乡情,这份乡情融在村民们的血液里,世代流淌不息。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时至今日,父亲已年近七十,很少再写春联了。我提前买了两副春联,准备回老家过年时贴在新建小洋楼的大门上。我打电话告诉父亲这两副春联上下联的内容分别是“百世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新”和“创大业千秋昌盛,展宏图再铸辉煌”,横批都是“新时代好”时,父亲在电话那端,开心地笑成了孩童。

